

周口名人

一出《空城计》 成就了票友张伯驹的高光时刻

■张恩岭

张伯驹为京剧的发展，作出了独特的贡献，但在戏曲界以外，知道的人却并不多。他在戏剧方面的声名，完全被他的词作才华和收藏传奇所遮掩。作为一个典型的票友，张伯驹与京剧的故事堪称传奇和精彩，使人感受到了中国戏曲文化的博大精深。



幼年看戏不识角

要说张伯驹对于京剧的兴趣，得从他的成长环境说起。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，张伯驹6岁，他被过继给伯父张镇芳，随后就到了天津生活。天津作为当时京剧演出的一个重要码头，名角演出极多，家境较好的张伯驹就有了接触戏剧的环境。他第一次看京剧是在天津的下天仙茶园，看大轴杨小楼的《金钱豹》。“亮相扔叉，威风凛凛”，那次经历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张伯驹陆续在天津、北平看了不少名角的演出。

张伯驹那时还小，不能透彻地欣赏他看过的戏，“当时谭、刘、孙齐名，但余在童时尚不懂戏，孰为高下，则不知也”。他对戏剧虽不能深入理解，但天性的喜好让他学会了一些演员的唱法唱段。

幼年时戏剧的熏陶对张伯驹成为一名著名的票友，影响是很大的，不仅使他对中国的戏曲艺术有了逐步深入的认识，还让他渐渐走上了戏剧实践和戏剧研究的道路。



拜师学戏纯爱好

关于张伯驹是如何认识余叔岩并拜他为师的，社会上有着不同的说法。一说是张伯驹少年时就看过余叔岩的戏，留下很深的印象，24岁时在北平再看余叔岩的戏，就入迷了。从此，张伯驹经常去看余叔岩的演出，并学余叔岩的唱法。那时为余叔岩操琴的琴师是李佩卿，李佩卿唱过旦角，后来改文场，他是张伯驹学余派戏的第一位老师，当时张伯驹请李佩卿说余叔岩的戏。后来在一次堂会上，张伯驹第一次接触到余叔岩，两人一见如故。余叔岩听说李佩卿在给他说话，还引为知音后，当时就对张伯驹说：“你要学什么戏，我给你说。”第二天，张伯驹就到余叔岩家去了。从此，他成了余家的座上客，开始向余叔岩学戏。

余叔岩（1890年~1943年），祖籍湖北罗田，出身梨园世家，祖父余三胜，父亲余紫云，都是红极一时的名演员，因此自幼得其家传。后来拜在名须生谭鑫培门下。谭氏以后，余叔岩声名鹊起，自成一派，创立了余派，与杨小楼、梅兰芳在当时的京剧界鼎立成三。余叔岩在京剧老生界留下了久远的影响，他所演的剧目角色，很多都成为后学的典范，成了传世之作，他与梅兰芳合作的《游龙戏凤》《打渔杀家》更成为旷代绝唱。

张伯驹拜余叔岩为师之后，学习十

分认真刻苦，余叔岩也是真心实意地教他，并且毫无保留。余叔岩知道，张伯驹学戏并不是为了去当演员，不是为了下海挣钱，完全是一种个人爱好。余叔岩不必顾虑张伯驹抢他的饭碗，把自己的真功夫悉数教给了张伯驹。

每天晚饭后，张伯驹就到余府。此时余家客厅“范秀轩”里已是高朋满座，与其说张伯驹是学戏，不如说他在听戏。除了别人的谈笑之外，他听进去的是余的调嗓和说戏。张伯驹在这样的环境里耳濡目染，长期的熏陶比直接学得还多。



念白弥补唱功缺

时间一久，张伯驹和余叔岩成了“不以利害相交的朋友，情趣相投的知己”。一个倾囊相授，一个刻苦学习。张伯驹下的功夫很深，吊嗓子、打把子、文武昆乱，无所不学。

余叔岩教他的开蒙戏是《乌盆记》（又名《奇冤报》），经过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，首演大获成功，更增强了张伯驹学戏的信心。

余叔岩教他的第二出戏是《战樊城》，练就起霸、打把子、走快步等基本功。为了使张伯驹学得精到，余叔岩特意演出此二剧于开明戏院，每星期六和星期日各演一出。后来回忆这一事情时，张伯驹感叹：“专为予看，甚可感也。”

张伯驹不仅学戏，更勇于实践，热心于舞台表演。张伯驹演戏多为堂会戏。梅兰芳、尚小云、程砚秋、荀慧生四大名旦及裘桂仙、郝寿臣、侯喜瑞、杨小楼、郭春山、萧长华、姜妙香都曾与他合作，留下了梨园佳话。

其实，张伯驹的嗓音条件并不好，近似“云遮月”——这是对老生圆润而较含蓄的嗓音的一种比喻。这种嗓音，开始听来似觉干涩，以后愈唱愈觉嘹亮动听，使人感到意味醇厚、潜力无穷，是长期锻炼而形成的一种优美音质。谭鑫培、余叔岩的嗓音都属于这一类型。张伯驹的嗓音虽然近似“云遮月”，但发出来的声音穿透力不够，往往只有前面几排能听得清楚，后面的人就只能听个大概了，所以大家取笑他为“电影张”——因为那时的电影都是没声音的。这不是靠后天的努力就能唱得响亮的，而是和遗传天赋分不开的，在这方面张伯驹要稍逊一些。但是，戏剧行话有“千斤念白四两唱”之说，张伯驹的念白相对弥补了唱功的欠缺，念起来抑扬顿挫，口白清晰，别有情韵。



梅张合演《八蜡庙》

梅张合演《八蜡庙》的“梅”，是指梅兰芳，“张”是张伯驹。他们曾合演并亮相于舞台，成为京剧史上的一段佳话。

1931年，为推动京剧事业的发展，张伯驹约请余叔岩和梅兰芳合作，发起

成立“北平国剧学会”，当年11月，学会在虎坊桥成立。成立典礼之夜，学会上演《八蜡庙》招待来宾，以壮声势。这天，梅兰芳戴髯口饰演老武生褚彪出场。演前，梅氏还用髯口多次，这是他唯一一次戴髯口演戏。原定余叔岩饰黄天霸，但那天他患病不能出演，此角便由张伯驹担任。舞台上，张伯驹饰演的黄天霸年轻英武、身段矫健，赢得一阵阵掌声。梅兰芳扮演的老英雄褚彪仙风道骨，银须飘飘，举止儒雅清爽，一言一笑、举手投足好像都有尺度管着，却又极自然，正义凛然的神情弥漫于眉宇之间。开打以后，其武打功夫不输青年，一招一式，无不漂亮，在他身上好像有一种让人神魂颠倒的魔幻般的力量。梅兰芳和张伯驹的配合，一老一少，相得益彰，十分传神默契。很多年后，张伯驹仍然记忆犹新，在《红氍毹梦诗注》中写道：

八蜡庙前捉巨奸，
亲承圣命下淮安。
于今只剩黄天霸，
褚老英雄早化烟。

诗后，张伯驹又注云：“今晚华逝世已十三年，只余黄天霸尚在矣。”这里说的晚华就是梅兰芳。



盛况空前《空城计》

张伯驹常为自己的舞台实践创造机会，如在自己家办堂会或到戏园子彩串。张伯驹引起京城轰动的一次演出，是庆祝他四十岁生日所办的一场堂会。这场堂会，可谓中国现代京剧史上一个重大事件，也是一件十分有趣、幽默的事儿。

1937年正月，正逢张伯驹四十岁生日，他打算办一场堂会，一为庆祝，二为过把戏瘾。前一年，河南发生旱灾，于是堂会就以演戏赈灾募捐为名，定在北平隆福寺街的福全馆举办。

在筹备堂会的过程中，张伯驹的一群朋友突发奇想，想邀请余叔岩为他的徒弟张伯驹配戏，于是在一次宴席上提出请余叔岩在《空城计》里，为张伯驹配演王平。

余叔岩为张伯驹说戏，但没有陪他同台演出的意思，更何况要当配角，可又不好当面驳人家的面子，只好指着在座的杨小楼说，只要杨老板同意来个马谲，我这里没问题。其实，余叔岩是故意借杨小楼之口来拒绝。谁知，杨小楼虽是武生，却很愿意唱文角，这马谲虽然是个架子花（副净，又称架子花脸，以工架念白做功、造型表演为主），可不折不扣是个文派人物，在张伯驹朋友的怂恿下，他居然答应了。这下，余叔岩就无法推托了，只得答应出场。

这出《空城计》中，张伯驹饰主角诸葛亮，配角是一色的大腕儿，余叔岩饰王平、杨小楼饰马谲、王凤卿饰赵云、程继先饰马岱、陈香雪饰司马懿、杨宝森饰张郃。这些人都是戏剧界出类拔萃的人物，而同在一台同在一戏内充配角，

真可算是票友界中的豪举，史无前例。

内行人都知道张伯驹嗓音欠佳，不过大家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这些名重一时的名角硬配上面。因为他是寿星，一出场，大家也是有意逢迎，鼓起掌来。余叔岩、杨小楼、王凤卿、程继先四人在“起霸”的一场中也是各逞其能、互不相让、精彩纷呈，令人目不暇接、叹为观止。《空城计》圆满唱完，这出空前绝后的大场面戏，使张伯驹驰名全国，出了“票戏天下第一”的风头。张伯驹也说，这场演出“一时轰动九城，传为美谈，与名伶同台，一般人固不敢当，而我自知不如，却胆超人，故人章士钊曾与我开玩笑，作打油曰：坐在头排看空城，不知守城是何人……”继而，演出的剧照、消息、评论遍载北平、天津、上海等地的戏剧画报。对这次轰动京城的演出，张伯驹在《红氍毹梦诗注》中写了一首诗：

羽扇纶巾饰卧龙，
帐前四将镇威风。
惊人一曲空城计，
直到高天尺五峰。

1952年，张伯驹出演《阳平关》，饰演黄忠。1963年在长春出演《游龙戏凤》，饰演正德帝。1980年时，张伯驹已年逾八十，仍出演《打渔杀家》，饰萧恩，其扮相之利落矫健，仍不逊当年。

张伯驹的戏剧实践，虽是票友身份，但仍然是有很大意义的。因为中国戏剧的传承，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一代又一代的演员言传身教，张伯驹学得了余叔岩许多不轻易授人的舞台艺术，又毫无保留地将这些艺术传授给青年演员，这样对于京剧舞台艺术的传承，特别是对余派艺术的传承，起到了一定作用，而他写的《红氍毹梦诗注》，对诸多京剧戏目的身段、唱法，都有详细的记录和说明，是京剧艺术的宝贵资料。②8



1980年，张伯驹（右）和丁至云（左）演出《打渔杀家》。张伯驹饰萧恩，丁至云饰萧桂英。